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第七十八回 老和尚週遊地獄 病夫人喜遇菩提

話說柏夫人聽見背後有人相問，回頭一看，見鐵檻寺的老和尚，手中持著素珠，赤著兩腳，笑嘻嘻走了過來，合掌問訊道：「去年多蒙夫人佈施，佛面增光。後來扶櫬還鄉時，因老僧抱病，不及到船相送。懺懺半載，深感白雲和尚璉二爺前來超度，解脫皮囊。身前雖有孽果，因虔誦過金剛經三千七百卷，以此相抵。蒙地藏佛慈悲，令我在九幽十八獄，週而復始，朗宣佛號，使受苦孽鬼稍減些苦惱。不意在此間相遇夫人。此處即世上所傳地獄也。」柏夫人道：「陰司地獄，原來不與陽間監獄相同。」甄判官答道：「陰司地獄俱是按罪成獄。一案已銷，又轉一獄；罪受已盡，孽案消除。或為畜生，或轉人世，俱押交轉輪王判斷。有歷遍十八重地獄，數千年總不能結案者，俱監禁阿鼻地獄。凡初到案孽鬼，因同謀或證據人等未曾到案，亦暫寄阿鼻地獄。日以千百起，增減不一。倘俱長禁獄中，安能擠得下這些孽鬼？」柏夫人道：「我今日方知受罪之所就是地獄。」那老僧道：「夫人福壽無邊，子孫榮盛。惟願廣施善果，以度幽冥，老僧亦沾慈蔭。此間陰慘之氣不可久停，宜早歸去。還望致意賈府太太，說老僧道謝，並致萬福。」說畢，朗念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揚長而去。金童、玉女將蓮舟吹開，遍歷諸般刀山油鼎，各種地獄，看不盡的悲心慘目。到此地位，無一個不是後悔無窮。柏夫人正是傷感不盡，忽見一人兩手兩腳反釘在一塊大板上，胸口撐著一枚木頭，有個鐵鉤子將舌尖鉤出唇外，約有一尺來長，搭在板頭上。一個蓬頭瘦鬼用根竹筒插在谷道里，不住口的吹氣。

兩個惡鬼手持朱棍，週身亂打。看那罪人真是求死不得，瞪大兩眼，其情甚慘。甄判官指著笑道：「此人在世上，是個勢利不堪之徒。專喜說謊，離間人家骨肉。趨炎附勢，待人從無一點真心，家庭之間，亦行奸詐；滿口公道，一腔虛假，見人親熱異常，轉眼視如仇敵；日夜盤算厚資，忘其窮時累親累友；有人因急相投，絲毫不與。因此上千天怒，先令絕嗣，罰以兩女為娼。今受此罪，是令其以熱氣攻心也。」柏夫人歎道：

「世上此輩甚多，當時自為計高，那裡知道報之甚慘。」甄判官點頭道：「世人機巧愈出愈奇，陰司刑法極精極慘。冤冤相報，無止無休。夫人見其大概而已，斷不能歷盡九幽，暢觀惡趣。」命金童、玉女吹起蓮舟，離卻地獄。

轉眼之間，來到一處衙門，金童提起長幡引導而進。只見大院裡擠滿是人，不分男女，摩肩擦背。看那三間大堂，破漏不堪，上面站著幾個鬼判，都是瘦黃乾癟，懷中抱著稿案，像是等候官長。堂上懸著一塊大匾，寫著「不可須臾離」四個大字。

兩旁亦掛著對聯，上句是：

得不足喜失不足憂厚薄盈虛莫非前定，

下聯是：

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有無聚散分所當然。

柏夫人道：「這個破衙門是管什麼的？瞧這些人笑容滿面，不像是受罪的犯人。倒是那幾個鬼判，愁眉皺臉，像是餓了幾天的樣兒。」甄判官笑道：「這衙門雖然破壞，古今來人人歡喜他的，這裡就是財神爺的衙門。這些男女老少都是等著財神爺要帳的。」

柏夫人道：「豈有財神還欠帳之理？」甄判官道：「夫人有所不知，凡人生世上，財祿俱有定數，絲毫不可強求。世人愚昧無知，都向財神處力求無厭，插花換袍，上供演戲，苦苦禱告，懇求不已，更有向財神夫人處許願求情，通那借貸，不分晝夜，求聲若雷。財神被其纏擾不過，又無別樣款項可以增其福祿，因而從長計較，將那些長厚無能的男女名下，勻出點子財祿，以為世人求財之用。不料被上帝察出弊端，罰令財神爺並通同作弊之鬼判，各出私囊，償還那些男女短少的財祿。夫人想財神爺如何還得了這些欠項？因此將財神爺累的一貧如洗。這些人財命相連，如何肯休？總在這裡死守要帳。這位財神爺在衙門後身建造一座避債台，同夫人們躲在上面，再也不敢出來。就剩了這幾個窮鬼判，站在這兒搪帳。」

柏夫人聽了歎道：「誰知財神爺欠了這一身的債，如何是了？」甄判笑道：「夫人不必替財神擔憂。這些討債鬼看那光景實在要不出來，各人都去投生，誰肯在此守死。」柏夫人點頭道：「老判所說甚是。咱們到那邊院裡瞧瞧。」原來又是一個大院子，裡面盡是後生男子，身上都穿婦人的衣服。看那些人的品貌，很俊的沒有幾個，其餘都不過是些白面後生，也還有黑麻蠱胖、黃瘦郎當的。柏夫人十分不解，說道：「怎麼這些後生都是婦人妝扮？」甄判笑道：「此處名分香獄，係廁神所管。世上有幾項人，以男子而行婦人之事者，俱入此獄。如繡花匠、成衣作、香粉工、紮花匠之類，窮其精巧，使婦人得以妝扮，逞媚惑人，造出多少風流冤孽！因此將這些人仍轉男世，令做龍陽，以代婦人之職，使他非陰非陽混沌於世。死後不歸閻王所管，特派廁神收放，聽其脫生而已。」

夫人看，那邊來的一堆人，也是風流孽障。」柏夫人走上前去，見無數男女，老少不一，每人都是簪花傅粉，含笑而去。甄判道：「這些是合媚藥、賣春方的醫生，同那勾引局騙作牽頭的婦人，轉生人世，去作娼婦，以還孽報。」柏夫人歎道：「何苦世人各樣造孽，誰知陰司裡沒有不報的因果！」甄判道：「陰司報應，從來沒有錯過，那邊是痘神衙門，咱們也去逛逛。」只見擠滿是人，半哭半笑。大堂上坐著一位痘神，兩旁站立好些鬼判。堂東一個大紅桶，毫光閃閃；堂西一個大黑桶，濃煙腥穢。堂上堂下滿地都是嬰兒。又有無數男女老鬼伏地磕頭，哀求不已。越是體面人，哭的更慘。堂上那位痘神，只顧查看文卷，不理不睬。看了一會，吩咐鬼判先將東邊桶裡紅痘取出，按著東南西北散與那些嬰孩們吃，多寡不一，令其自取，吃畢都令其散去。柏夫人見有好些貧苦男女，各抱一個歡喜而去。堂上官兒命鬼判取出西邊桶裡黑痘，分與那些白胖繡衣嬰兒們吃。只見那幾對體面男女，向上慟哭哀求，看那痘神面生怒容，命一長鬚判官將幾本文冊令其自看。那些男女看畢，含著眼淚，各抱嬰兒哭泣而去。柏夫人問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甄判道：「此地是痘症司，剛才俱是世上嬰兒生魂。吃紅的是吉祥天花；吃黑的敗症，難免痘死。越是富家，更遭痘傷者多，因財痘兩神不睦，彼此相剋相忌。世上財旺丁單之家，偏遭痘厄，這正是有錢有勢買不住子孫之命。剛才那九對男女是蕭百萬的祖宗。因是四世單傳，家財越旺，現有一子，應死痘症。他祖宗在痘神處苦苦哀求，終不能免。可見使心打算錢財，無非絕後而已。」柏夫人點頭道：「財行二字乃傳家至寶，勝於百萬家財也。」

正要轉身出去，見一對白胖男女，抱著一個嬰兒急忙跑上大堂，伏地磕頭，不知說些什麼說話。那痘神初時搖頭不准，後來又聽了他們些說話，將案上文冊檢查，看了一會，連連點頭。吩咐抱上嬰兒，痘神取下胸前一面小鏡，將嬰兒一照，見他吐出好些黑痘。鬼使另取紅痘一把令其吃下，交還那男女，笑嘻嘻抱了出去。柏夫人道：「怎麼這一家又可換痘？想是與痘神有些瓜葛。」甄判搖頭道：「並非瓜葛。此人刻薄成家，最愛便宜，一點不肯讓人。坐擁厚資，欲多生子嗣，誘買良人之女為妾。稍不如意，又轉嫁人，另賣再娶，習以為常，不知破了多少良家閨女，上千天怒，罰令絕嗣。所生一子早故，只剩一孫，應死於痘。剛才他夫妻力求，願將媳女私下為娼，留此嬰兒一命。痘神查其罪孽可以相抵，准其以娼換命，雖免絕嗣，子孫終為乞丐也。」柏夫人歎道：「陰律可畏，世人何苦如此！」

說話之間，隨著金童、玉女又到一所壯麗殿宇。裡面金碧光映，五間畫閣盡是婦人。梳妝各異，老少不同，都是舉止大方，端莊貞靜。每人懷內抱一嬰兒相對而坐。看見柏夫人，俱起身遙相見禮，彼此相視而笑，不作一言。柏夫人忙問道：

「這是那兒？」甄判道：「此名育英司。這些都是古今來貞賢端慧的命婦。上帝命其相聚於此，將應該轉世之列宿星官、五嶽四瀆諸神，及苦修有道高僧，俱交各命婦抱育三十年，得其貞賢端慧之氣轉生於世，為王公侯伯將相，國家大臣。這些命婦或上赴瑤宮，或轉世為大臣之母、大臣之妻。夫人將來亦是此間座上客也。」柏夫人點頭道：「原來懷中所抱都是寧馨英物，咱們不可久看。」舉手遙相拜別。

走出育英司不多幾步，忽然有幾千個披頭散髮、吊眼拖舌、斷頭破腹、裂膚折臂、血肉淋漓、腥風刺鼻之人，駕著悲雲慘霧一

擁而來，將柏夫人圍住。呼號悲慟，只稱我們死的好苦，難轉輪迴，只好向夫人要命。說畢，一齊喊哭悲慟，陰雲低合。

柏夫人駭的心膽俱落，渾身發抖，忙對甄判官道：「我何曾害一生命？怎麼有這些冤魂怨鬼？想是他們找錯了冤家，求老判替我分辯一句！」甄判官高聲喝道：「你們這些冤魂！來見夫人有何話說，只須著一兩個女鬼上前說話，其餘退開！休將陰氣逼住夫人，自有你們好處。」眾鬼聞言，各退開十步，讓兩個女鬼上前。柏夫人見一個十七八的美人，滿胸是血；那一個約有三十來歲年紀，面貌間尚存風致，渾身清水淋漓。兩人上前拜見，那年輕者說道：「妾張氏乃金谷園侍兒。奉石季倫之命侍王敦飲酒，不能達主人之意，被季倫所殺。冥司以拂主人之意，死所自取，歸入枉死城中不准輪迴。」那年紀大的道：

「妾秦氏係潯陽江上商人之婦。因獨對江月偶弄琵琶，適白司馬送客在船，聞聲有感，命妾盡技一彈以舒抑鬱。後丈夫回船，嗔妾再抱琵琶，深為可恥，命妾沉江自盡。冥司亦以自取其死，不准輪迴，枉死城中孤魂無倚。今聞夫人慈光遍及幽冥，因與一切橫死孤魂前來相懇。求夫人大發慈悲，請太空和尚在甘露寺作七晝夜道場，篋口施食，專超度我等九幽橫死之鬼，藉仗佛力得轉輪迴。妾等世生生感恩無既也。」柏夫人不勝感歎，點頭應道：「我如果還陽，定即立為趕辦，斷不食言！」二女鬼感激拜謝，即傳語橫死諸魂，眾鬼歡喜，齊聲高念：「阿彌陀佛！」登時俱散。甄判官歎贊道：「即此一事，夫人種福無窮。陰司少些孽鬼，世上添些匪徒。正是好人難做。」柏夫人道：「陽有王章，冥有陰律。他們自作自受，於我心可以無愧。」說話之間，來到一處，只覺血腥臭不可忍。柏夫人站在一個高土堆上，定睛細看，見有數畝血池污穢不堪。有些披髮婦人，在血池中漂來蕩去，其形甚慘。甄判指道：「這些是世上媒婆鴛母，憑其口齒巧利，將清白婦女說的動心失節，或假娶良家婦女，私下誘以為娼，罪大惡極，冥刑無可相加，將他們浸在血池令食穢汁，俟其孽盡，變生為狗。此處乃極穢之地，夫人不可久停。」轉過土堆正往前走，只見一騎馬飛奔而來，馬上一位少年神將，見柏夫人下馬道：「適奉南北兩門星官符錄知會東嶽，是夫人之媳江氏芙蓉、賈氏珍珠雖未完姻，二人不約而同割股救親。城隍司據詞詳報，南北二斗星君上達天聽，當奉玉音嘉其孝心，增夫人福壽，以成其志。今已持符知會各司，夫人亦當回去，此處非久遊之地也。」說畢，上馬揚鞭而去。甄判官給柏夫人道喜，稱贊芙蓉、珍珠能盡婦道，不愧為尚書之媳。

柏夫人歡喜之至，忽聞鐘鼓之聲，其音清越。甄判道：「十王升殿，會同地藏佛判斷諸曹案卷。夫人去瞧瞧熱鬧，即可回陽，不必再往苦境了。」柏夫人點頭，隨著金童、玉女竟往十王殿來。只見轎馬紛紜，人煙嘈雜，大街上兩邊鋪面，交易買賣亦如人間。也有酒樓、飯館、茶房、肉市並金字當舖、招牌當店，裡面十分熱鬧。有個大茶鋪，出入不斷，人山人海。

茶館間壁是個命館，先生門前掛著招牌，上寫著：「賽君平，卜易談星，合婚選吉，包寫呈狀，兼看風水」。衙門左右盡是點心店，熱氣騰騰不知賣些什麼。又見一個長招牌，寫著「鄒大成，專理產科，兼治痘症，包醫楊梅結毒，跌打損傷，夢遺陽痿等症，不誤主顧」。又有一張招牌貼在牆上，是「祖傳包醫瞎眼」。

柏夫人正看不盡那大街熱鬧，男女往來擁擠不開。忽然街上人紛紛讓開，東西亂竄。柏夫人想，這必定是來了一位什麼神道。定睛細看，只見一人三十來歲年紀，黃面微須，高聳只肩，深樞二目，頭戴高角方巾，身穿葛布道袍，腳下闊頭方靴，手持白紙大扇，徐行緩步而來。將到面前，覺一股冷氣刺人心骨。柏夫人打了個寒噤，連忙閃讓開他過去，問道：「這是位什麼神道？如此利害！」甄判笑道：「這不是什麼神通，是一個陰司秀才。因他的冷氣利害，鬼皆迴避。」柏夫人笑道：

「這秀才鬼見猶怕，何況於人！」

此時，十王將次升殿，男女鬼犯何止千萬，奇形怪狀，令人可怕。人叢中有一個半老婦人過來請安說道：「太太仔嗎還不去？這地方有個什麼逛頭兒？老太太放心不下，差我來找。」

我剛出大門，遇著本宅土地說，太太在這兒逛呢！家裡都好，奶奶、姑娘們輪班拜門，就是老太太同賈府的太太、奶奶們急的利害。今日早上寶姑奶奶將我叫進宅去見老太太，吩咐來探個信兒。」柏夫人道：「你是誰？倒像在那兒見過。」那婦人笑道：「我姓何，我丈夫是抬二老爺的長班轎夫。去年太太到了宅裡，我進來磕頭請安，蒙太太厚賞。今年到宅裡拜年，又見過太太。」柏夫人點頭道：「不錯！你是何三的媳婦。怎麼你可到得這兒找人呢？」那婦人道：「不瞞太太說，我在東嶽府當勾魂差使，凡無常鬼勾人，若沒有我們生魂帶去，他不能勾人。那天因我有差使，是汪大媽到宅裡請太太來的。這陰司裡是咱們的熟路，一天也不知要走幾磨兒。不知寶姑奶奶怎麼知道我是走有差使的，今日早上叫進宅去，老太太當面吩咐說，你去瞧瞧太太到底是仔嗎呢？剛到半路上，遇著幾個伴兒們說，太太在這兒看熱鬧呢！」甄判官道：「你來正好，同夫人回去，咱們且進去逛逛。」

說著，走進大門裡邊，氣象威嚴，十分寬大，兩廊下俱有公案。各司官正在審事。男女鬼犯不計其數。大殿簷下站著無數判官，每人都抱著文書案卷。殿上一字兒十座公案，坐著十位閻王。西邊蓮花台上坐著地藏佛。甄判道：「殿上是各路城隍核對生死冊，今日又不能審案。」各司人犯真是堆如山積。

柏夫人看殿中間懸著一塊大匾，寫著「無往不復」四個大字。

東邊看柱上對聯是：

總理輪迴自古至今何曾舛融。

西邊柱上是：

權關生死修長數短從未通融。

簷前掛著一桿大秤，有三位金冠繡袍的神道，監著判官秤那些文書冊卷。甄判用手指道：「這些都是人間功過罪孽簿。此間秤過，其子孫好歹禍福從此定奪。倘有大善大惡，臨時再為更改。這邊架上的就是孽鏡台。」柏夫人道：「這孽鏡怎麼是黑的，也照不見個影兒？」甄判道：「孽隨人生，有孽之人照之絲毫無隱。任地瞞心昧己，機謀隱惡，不但人所難知，神察不到之事，總無逃此鏡。我在此作了多年判官，見對鏡無愧者並無幾人。」柏夫人道：「陽間若有此鏡，問刑衙門要省多少事。這樣看起來，陰官事繁易斷；陽官政簡難明。」甄判點頭道：「夫人說的不錯，此處無不伸之冤，無不報之孽。」柏夫人道：「這十位閻王爺，雖是氣象威嚴，但都有慈祥之色。」甄判道：「這都是古今名臣，如昌黎伯、包孝肅、文丞相、於忠肅、武鄉侯、張曲江、范文正，所謂生為上柱國，死作閻羅王也。」柏夫人點頭歎道：「原來都是治世名臣，怪不得聰明正直，誰不敬畏！」

甄判官正要答話，只見一對彩幡引著一個黃瘦婦人，約有五十來歲年紀，穿著粗布衣衫，七穿八補，一直走上大殿。剛跪下去，那十位王爺一齊站起，舉手命童女扶起婦人，在東邊看柱前白玉墩上坐著。有一個白鬚判官，捧著一本冊卷，送到十位閻王案前看過。用硃筆各王俱寫了幾個字，送去地藏佛簽押照驗後，有一位紫袍玉帶、闊面長鬚的神道在那冊卷上蓋了一顆巨印。大殿簷前現出一道銀橋，十王站起身送那婦人上橋而去。柏夫人問道：「閻王為何重這貧婦？」甄判道：「這是孔節婦。乃編竹筐子顧成章之妻，完姻一月夫以病死。公婆見他只有十八歲，不忍令其守節。孔氏因夫是獨子，公婆老年無後，情願守節養親以代子職，編筐度日，百折不磨。又遇荒年，衣食不繼，有富人願娶他為妻，接他公婆養老。眾人皆說甚是，公婆亦無限喜歡，孔氏立志不從，情願苦志養親。公婆大不為然，每於飲食之間嫌其粗糲，冷暖之間衣憎厚薄，打罵絮聒，日盈於耳。旁人見之，刻不能忍，節婦甘受無怨。不分寒暑晝夜飲淚咽糠，力奉甘旨。苦節三十餘年公婆去世，棺殮造墳，曲盡婦道，因悲哀過度傷心而死。此世上第一等的節婦，為陰陽之祥瑞。剛才地藏佛與十王合稿，已將孔節婦轉生為男，名登鼎甲，位列卿相。」柏夫人歎道：「此與苦修成佛者同一道行。世上那裡知道，題名榜上有飲淚苦節之人亦在其中。將來苦勸婦人將名節奉為至寶，不過以數十年之奇苦受福無窮也。」

甄判官道：「夫人說的甚是。」

兩人正在答話，殿前那一座白玉香爐裡忽然冒起一股清煙，異香撲鼻，殿上鐘鼓齊鳴。甄判官大喜道：「夫人真是有福！難得遇著觀音大士降臨，超拔幽冥。」道言未了，只聽仙音繚繞，祥雲冉冉而來。地藏佛同十王階階迎接菩薩。柏夫人對著觀音連忙跪

下，見大士面如滿月，高髻長簪，身垂纓絡，手執楊枝，遍灑甘露。一切孽魂冤鬼齊聲高念「慈悲救苦菩薩！」

柏夫人見菩薩已至面前，虔誠叩拜說道：「求菩薩大發慈悲，賜我婆婆康寧壽考。」觀音大士笑嘻嘻將楊枝水在柏夫人面上灑了一點，說道：「你婆婆數世苦節，修來受享福澤。今又存心仁厚，種下無數神田，不須你們憂慮。你病已痊，我就此送你回去。對你婆婆說，六如閣齋供中左邊第一個饅頭甚不潔淨，以後務須檢點。」說畢，命善才龍女將他裝入口袋，善才答應，解下一條口袋，照著柏夫人頭上罩來。不知柏夫人怎麼樣裝入口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